

文化研究 理论与实践

〔英〕克里斯·巴克 (Chris Barker) 著

孔敏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文化研究 理论与实践

〔英〕克里斯·巴克 (Chris Barker) 著

孔敏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9-493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英)巴克(Barker, C.)著;孔敏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301-22058-0

I. ①文… II. ①巴… ②孔… III. ①文化-研究 IV. ①G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22871号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AGE Publications of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and Singapore, © Chris Barker, 2008.

书 名: 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

著作责任者: [英] 克里斯·巴克 著 孔 敏 译

责任编辑: 吴 敏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2058-0/G·357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philo@163.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5217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毫米×1300毫米 16开本 30.75印张 486千字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前 言

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

“文化”是一个陌生而宽广的种类。它属于那些概念(也可能是那些概念最好的例子):我们只是不能没有它——它被运用在各个方面——但它仍然不能令人满意,迫切要求进一步的完善。没有人能够精确地定义它,说出它的“真正”含义。这就是为什么它那么理所当然有用的部分原因,因为我们总是可以说有些事情的确很重要,而晚些时候又可以说我们的意思和之前有些不同。这个词包含了太多的意义。

在日常和人类的层次上,文化的兴趣、追求和身份从未如此重要过。人们广泛认识到,作为个人和团体,承载的责任感以及在自我形成时的需要必然多于作为一个被动或无意识的接受历史/社会规定的身份(简单的被划分为工人阶级、黑人或者白人、年轻人或者老人,等等)。每个人都想拥有,或者设法,或者被视为具有一定的文化意义。没人知道这个社会的地图是怎样的,所以更重要的是不要遗忘、忽视或歪曲它。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在决议中占有自己的部分,尽管没有人能够十分确定这个部分在什么地方。

与此同时,“文化”以一种相关的方式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质性种类,多用于联系和关系的范畴。无论在学术的或是流行的写作和评论中,我们都能够看到不计其数地提及“学校、组织、酒吧、地区、性取向、宗教等等的文化”。你可以对它进行定义,而且你可以进一步添加:“……的文化。”所有那些在“文化”领域中被提起的,都被认为包含着复杂的人类形态和关系:从微观人际交往到群体规范过程,以及交流形式的价值,它提供文本和形象;并且扩展到制度形式与规范、社会表现和社会形象,扩展到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它们的文化作用和意义,所有对它们相互影响的追溯,都是从对某一特定的“文化”内涵是如何形成的,以及操纵和运作的观点出发的。

寻求对这样一些“文化研究”的理解的学术研究模式,有时会十分

棘手而复杂,在尝试“无学科”学科的形成方面这可能是第一个伟大的学术实验,因此就不足为奇了。没有一种单一的方法我们可以寄予希望一劳永逸地去理解上述种种,没有一种产生部分理解的扫视会不去注意到其他扫视可能产生的理解。在日益复杂的“真实”世界,与差异形成牢不可破的组合,注定了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兼收并蓄。

无论它是如何复杂,它的起源有多少争议,文化研究即将来临,也许是一种成熟形态,一种特殊的成熟形态,当然鉴于上述观点:大多数人认为它是第一代“无学科”学科。显然,我们需要新的成熟措施。对于成熟的充分测试是,文化研究是否能够脱离规范(坏),或者能够避免陷阱,真正发挥“超学科”(好)的优势来产生真正的新的密切联系的知识。此前的文化研究著作给出了具有价值和启发性的尝试,提供了这个问题的历史,以供通过新思想与新批评的连续波动研究其成长。但是,对于文化研究寻求一个新的学科性学科的雄心,这种叙述并不能给出其自然的实质。对于这种努力,即使是一种“多学科”的观念,跟踪的多元线性路径都不能真正有效。我们所需要的是从方法、询问和理论的遗传领域的内部与相互之间的立场(包括过去与现在),进行开放和选择。应该由他们阐明复杂的实证研究的课题的能力,而不是他们对特殊试验的整合和学术传统的程序,来管理这种选择。尽管受到欢迎,并不奇怪的是,早期的“教科书”企图通过历史路线构建“一个文化研究学科”,遭遇到他们自己的巴别塔,对于真正的所有权与不一致的神话来源,激烈的争论和坏脾气的对抗如火如荼。

克里斯·巴克已经开辟了一条颇有前途的新路程。我们要清晰、融贯地来表述它,就是对于所面临的教学文化研究与文化研究方法中那些不容置疑的困难,它可能是特别有用的。他倾向于选择广度和收集相关的理论和实证,无论它们来自何处,而不是试图展示另一版本的来源的文化研究。他提出一个体系完整的现代观点,对于理解当代文化形态是非常有用的。在这样做的时候,克里斯·巴克必然从一些理论家和作家那里得到借鉴,虽然他们未必将自己定位于文化研究的领域,从而提供一系列的理论资源、方法选择及实证联系,这对于理解任何特殊的焦点问题是十分有用的,其有效性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种传统的学科。这使他去尝试比传统的“……介绍”更深、更重要的问题。在相反的层面,应该指出,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它的多变、争夺式的输入进入了其他学科和领域,从而展示它的自我奋斗,从它自己的位置和历史,到获得更大

的充分性,获取对多元化和断裂的文化变革的理解。当然,不能保证对于各学科中某一学科的出现,文化研究都会真正占据特权的位置,尽管这是有可能的。当然会有其他的竞争者出现。

然而,克里斯·巴克对于他的这个发现做出一个勇敢的推进。尤其是在当前的争论和错综复杂的问题这些部分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世界秩序混乱”、“性和主体性”、“空间”、“文化政策”,以及更多普遍的例子,如“身份”、“青年文化”、“电视”、“民族和种族”——它们都揭示了复杂而又迅速变化的“现实”世界里一些集中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中,所有的方法都必须即时自我定位,如果它们希望与矛盾的当代变化趋势相竞争。同时,尽管这些相联系的“站点”被表达为选择性的理论文本,它们来自于过去发生的事情以及根据理论方面的意象群,“文化研究”也许并不是去帮助说明、连接以及安排它们。

试图产生一个成熟文化研究的教科书(第一阶段)的努力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要找到和论证一个超学科的基础,一个连接组织或者隐喻的松散的连贯性,固定一个原则性的兼蓄并包(而不是一个理论无政府主义),同时仍然保持一个广泛的经验把握。我有一个不确定的或者并不十分充分的方法来判断克里斯·巴克。作为他的一个同事和朋友,我当然很荣幸被邀请,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邀请我来写这篇序言是一个有些奇特的选择。我通常与人种论/定性学的方法相联系(正确),在文化研究中又被与文化学者模式相联系(错误),它们都被看作是重要的东西,然而在这本书中,最后只占据次要的地位。与克里斯·巴克相同,我并不急于划分学科界限,比他更加不急于确立“文化研究”的特权地位,但是我会寻求最终在“经验”与“实践”的观点之上确立这个复杂的、难以操纵的、有分量的“文化”种类,敏锐的理解与(民族志上的)研究。^{*} 与之形成对照,克里斯·巴克对于文化研究中的“话语构型”提出了一种“语言游戏”的解释,鉴于所有的文化形式像语言一样具有组织性,并且有效地结束,利用罗蒂强调的能够影响“实在”的文化研究中的实用主义,“研究如何最好地应付世界”,然而毫无办法去“反映”它。我不相信有一个来源于语言对感性方面经验和生活经验的理解的模式,也不能说服自己放弃想要改变现实的观念,在它实际的音乐中,某些东西必须最先设法用它自己的术语记录并欣赏,正如从克里斯·巴克

* 参见 *The Sage Journal Ethnography*, 由 Mats Trondman 和笔者编著; *The Ethnography Imagination* (Willis, P. [ed.],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

那里得到的借鉴,“断裂的主体”与“反本质论”必须在如何理解与表现中掌握部分支配力。

克里斯·巴克希望通过他的书引发讨论,这已经见效了。从这本书中,我获益良多,我钦佩其见解的广度与公正性,并且为我自己的思考寻找到差异点和新起点。该书对于我自己工作中的充分性和精确性的发展,给予了很大的帮助,这种帮助是持续不断的,而且与克里斯·巴克没有任何矛盾。这里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和框架,来帮助教师引导学生去了解文化研究事业的必要性,并且使他们坚定培养自己的知识与学问的决心,去研究和理解这种重要性,使之充分、多样,并且跟上当代文化变化的步伐。

目 录

前 言..... 保罗·威利斯 (Paul Willis) 1

第一部分 文化与文化研究

第 1 章 文化研究简介 3
第 2 章 文化与意识形态问题 39
第 3 章 文化,意义,知识:文化研究中的语言学转向 74
第 4 章 生物学与文化:简化论与复杂性的问题 110

第二部分 文化研究的变化背景

第 5 章 一个新的世界失序? 139
第 6 章 进入后现代主义 172

第三部分 文化研究的场域

第 7 章 主体性与身份问题 209
第 8 章 民族、种族和国家 240
第 9 章 性、主观主义和表现 274
第 10 章 电视、文本和受众 308
第 11 章 数字媒体文化 337
第 12 章 文化空间和城市地方 364
第 13 章 青少年、风格与反抗 396
第 14 章 文化政治和文化政策 429
参考文献 462

第 一 部 分

文化与文化研究

第1章 文化研究简介

考虑到这本书的题目——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我们有理由期待一个文化研究的综合性阐释，包括其主要观点的概述和讨论，以及知识探求的实质性站点。事实上，这是我一直在尝试的。然而，就此书范围而言，我想用一种“健康警告”展开这种文化研究的阐释。

关于本书

选择性

任何关于文化研究的著作必然具有选择性，并且很有可能会引起探讨、辩论甚至是矛盾冲突。提供一个文化研究的真正综合性阐释，将会复制，或者至少是总结每个曾经用文化研究参数写成的单一文本。这样一来，不仅对于任何作者来说这都将是一个庞大的任务，而且决定哪些文本有权获得提名也将仍然是一个问题。因此，这本书与其他所有作品一样，牵涉到构造一个文化研究特定模式的问题。

在“文化与文化研究”这个标题下，我提供了一些该领域的历史（经过选择的）。不过后面的大部分章节，运用了更多现代理论。事实上，为了使本书在大量不同的地域尽可能发挥作用，在特殊语境实证研究理论方面要作一个强调（虽然理论也是具有特殊语境的，而且文本试图把理论与实证工作相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我运用了大量的理论，它们不会描述自己在文化研究中运作，但是它们将会说明已经告知的事实。因此，诸如托尼·本内特（Tony Bennett）、保罗·吉洛伊（Paul Gilroy）、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梅根·莫里斯（Meghan Morris）、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这些作者，很可能会接受把他们的研究工作描述为“文化研究”。然而，尽管极其具有影响力，福柯、德里达和巴特都不会这样去描述自己的研究工作，正如今

天的吉登斯不会接受这种自我提名。

这本书是选择性的叙述,因为它强调某一类型的文化研究。特别是,我探索了以语言为核心的文化研究版本。这种文化研究受到语言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相比更关心生活体验人种学或文化政策的研究,其代表性和主体性被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无论如何,它们都得到了支持,而且我本人也支持它们全部。

✓ 文化研究并不用一种声音来说话,它也不能用一种声音说话,而且我并没有一种可以代表它的声音。

本书的题目在其主张方面有一点过于雄心勃勃。这是一种选择性叙述的文化研究,它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在英国、美国、欧洲大陆(尤其是法国)和澳大利亚的成熟研究。对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不断扩大的研究工作,我则几乎没有涉及。就这一点而言,称之为西方文化研究似乎更为精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就我所理解的来说,我根本不觉得自己有资格去谈论文化研究与非洲的社会和文化状况存在多少关系。

文化研究中的语言游戏

此外,这本书具有掩盖西方文化研究内部差异的倾向,尽管对于在一种背景中(例如英国)发展成熟的理论在另一种背景中(例如澳大利亚)是否能够适用提出了质疑。(Ang and Stratton,1996;Turner,1992)

虽然如此,我仍然想证明文化研究的普遍化程度。我认为“文化研究”这个术语没有提及我们能够指出的。相反,文化研究是由文化研究的语言游戏构成的。那些称呼他们的工作为文化研究的人们开发和发展的理论性术语,就是文化研究究竟“是”什么。我把文化研究的语言作为文化研究的本质进行强调,并在每一章的开始引导读者去注意什么是我提出的重要术语。所有这些概念,以及其他概念,将会在书后的术语表中被提及。

这些概念已经分布在文化研究的不同领域。因为,正如格罗斯伯格等人指出的,虽然文化研究强调的是并发分析,“它们是嵌入式的、描述性的、有特定历史和语境的”,世界各地的文化研究中有一些概念形成了“具有真正成就的历史,而它现在成为了文化研究传统的一部分”,并且,离开它们就将会“心甘情愿接受真正的能力与资格丧失”(格罗斯伯格等,1995:8)。概念是在这个世界上进行思考和行为的工具。

作为政治的文化研究

确定文化研究的范畴仍然十分困难,作为一个连贯的、统一的、学术性科目,它有着明确的实质性的主题、概念和方法,与其他学科相区别。文化研究一直是一个多学科领域——或超学科的调查领域,模糊了它与其他“科目”的分界。我们还不能说出文化研究是什么。它不是物理学,不是社会学,不是语言学,尽管它依附于这些主题范围。事实上,正如霍尔(Hall,1992a)所主张的,在文化研究中必须有一些标志物,可以将之与其他科目相区分。

对于霍尔来说,这个标志物是文化研究寻求的一种,是权力和文化政治之间的连接物。即,这是一个属于边缘社会团体和文化变革需求的表现的探索,并为之服务。因此,文化研究是一种由思考者所生成的理论实体,他们将理论知识的生产视为一种政治实践。在这里,知识不是一种中性或客观存在的现象,而是一种关系结构问题,即,一个人在何处,对什么人,为什么目的而说话。

文化研究参数

关于文化的研究与通常界定的文化研究,它们之间存在差异。关于文化的研究在一定的地理和制度范围内产生于不同的学术科目中——社会学、人类学、英国文学等等。然而,这不能被视为文化研究。关于文化的研究没有起源,而且,给它指定一个起源将会排除其他可能的起始点。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研究不能被命名,及其关键概念的被确定。

文化研究是一个话语形构,即,“一串(或一群)观念、形象和实践,它们提供行为方式,知识形式,以及与一个特定主题,与社会活动或社会制度相关联的引导”(霍尔,1997a:6)。文化研究是由谈论事物(会对它产生观点)的一种规范方式构成的,并对周围的关键概念、观点以及相关问题进行协调。此外,文化研究有一个自身命名的时刻,尽管这种命名所标志的仅仅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知识工程中的瞬间。

主要思想人物

斯图尔特·霍尔 (Stuart Hall, 1932—)

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英国思想家,最初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与“新左派”相联系,霍尔在 1968 年到 1979 年担任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正是在此期间,一个可以称之为文化研究的领域开始出现。

阅读: Morley, D. and Chen, D.-K. (eds) (1996)《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 伦敦: Routledge 出版社。

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文化研究一直不愿接受制度的合法性。然而,20 世纪 60 年代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形成,却是一个决定性的机构的特例。从那时起,文化研究扩展了它的知识基础和地域范围。在美国、澳大利亚、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欧洲,自我定义的文化研究从业者以不同的方式从事着各种“构型”的文化研究工作。尽管我不特别偏爱英国文化研究本身,但我还是要指出,文化研究在伯明翰的形成是一个被通常认定的重大时刻。

自诞生以来,文化研究已获得大量的制度基础、课程、教材和学生,它已经成为教学科目。正如麦奎根 (McGuigan, 1997a) 所评论的那样,很难想象它会是其他样子,尽管存在着一定的担忧,即专业化、系统化的文化研究可能会“程式化权力、历史和政治的关键问题”。文化研究一直主要定位于高等教育机构和书店。因此,一种确定文化研究的方式是看大学提供给学生的课程。它必然包括“学科化”的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学科

许多文化研究从业者反对为这个领域制订学科边界。然而,很难想象,如果文化研究要靠吸引读学位的学生和资金来生存(而不是只作为一项研究者的研究工作),又如何能去抗拒这一点。在此背景下,本内特 (Bennett, 1998) 提出了他的文化研究“定义要素”:

- 文化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不同学科的视角可以被选择性地运用来考查文化和权力之间的关系。

- “文化研究与分类的所有实践、机构和系统相关,通过它们灌输一个群体的特定价值观、信仰、能力、生活习惯和行为的惯用模式。”(本内特,1998:28)

- 文化研究探讨的权力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包括性别、种族、阶级、殖民主义,等等。文化研究旨在探讨这些权力形式之间的联系,并发展思考文化与权力的方法,这些方法可以在追求改变的过程中被运用。

- 文化研究最主要的机构场所是那些高等教育机构,就这点而论,文化研究和其他学科相似。不过,它力图打造在学术之外与社会和政治运动的联系,与文化机构、文化管理人员的联系。

基于这种思想,我们可能要考虑各种将文化研究规范为话语形构或语言游戏的相关问题。这里介绍的每一个概念在整本书中会用更长的篇幅来阐述,也会被归纳到术语表中。

文化研究基本概念

文化与意指实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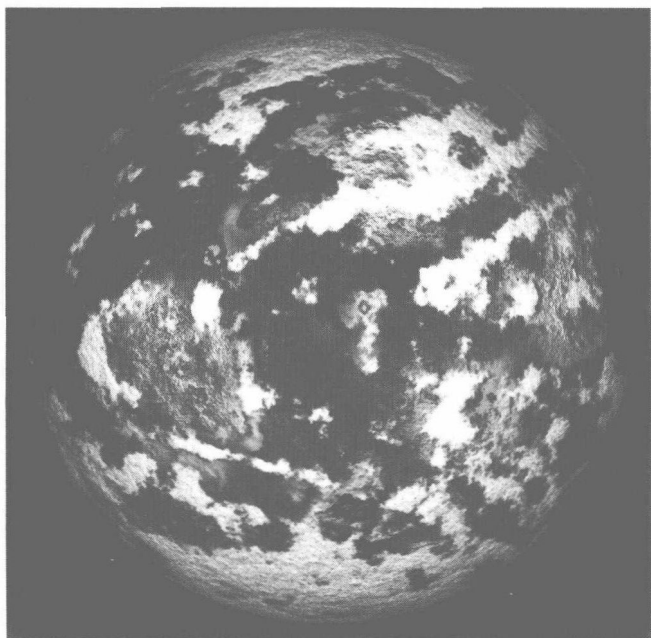
文化研究以文化作为焦点(第2章)。正如霍尔指出的,“文化,在这里,我指的是实践、表征、语言 and 任何特定社会的习俗的实际基本的范围,也是那些已经扎根于并且在促成大众生活的常识的矛盾形式”(霍尔,1996c:439),文化与共有社会意义的问题相关,即,我们了解世界的各种方式。然而,意义并不是简单的“外在的”漂浮;相反,它们生成于符号,尤其是那些语言。

文化研究声称,语言并非意义形成的中性介质,也并非关于一个“存在”于语言之外的独立客观世界的知识。相反,它是由特定含义和知识构成的。即,语言赋予实物和社会实践意义,这个意义通过语言纳入观念,并且让我们明确地理解语言的界限。这些意义生成的过程即是意指实践。为了理解文化,我们需要探索,在作为“象征系统”的语言中意义是如何象征性生成的。(第3章)

表现

大量的文化研究集中在表现的问题。即,世界是如何社会建构,以有意义的方式对我们以及被我们表现。事实上,文化研究的中心可以理解为文化的研究,理解为表现的意指实践。这需要我们去探究文本意义的生成。它也要求调查运用的是在不同的上下文中产生意义的方式。此外,文化表现和意义有一定的物质性。这就是说,它们都体现在声音、题字、对象、影像、书籍、杂志和电视节目中。它们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被生成、制定、使用和理解。

地 球



拍摄者: Svetlana Prevzentseva | 机构: dreamstime.com

- 这个形象是自然世界的反映还是一种文化表现?
- 这张图片只有随着太空旅行的出现才成为可能。它在我们文化中的出现,是如何改变了我们对自身进行思考的方式?
- 你能想象我们头脑中没有这幅图片的文化生活吗?

唯物主义与非简化论

文化研究,在大多数情况下,一直与依照资本主义路线组织的现代工业经济和媒体文化相联系。在这一点上的表现,产生于那些被利益目的所驱动的公司。在此背景下,文化研究已经发展出一种文化唯物主义的形式,去关注探索意义如何以及为什么被用来描述此时的生产。这就是说,在聚焦于意指实践的同时,文化研究也在试图与政治经济学相连接。这是一门涉及权力以及经济和社会资源分配的学科。因此,文化研究一直关注:

- 谁占有并且操纵文化生产;
- 文化产品的分配机制;
- 所有权和控制权模式的结果成为文化景观的轮廓。

前面已经说过,文化研究的中心原则之一是它的非简化论。文化有其特殊的意义、规则和习惯,是不可简化的。特别是,文化研究已经发动了一场对抗经济简化论的战争。那就是,试图参照其所在生产过程中的位置来解释某个文化文本的含义。对于文化研究而言,政治经济的过程并不能确定文本的含义,或者它们的被观众挪用。相反,政治经济、社会关系和文化必须在它们自己的特定逻辑与发展模式方面被理解。这些领域以上下文的方式“链接”或者说联系在一起。文化研究的这个非简化论强调阶级、性别、性取向、人种、种族、民族和年龄的问题,它们有自己的特殊性,既不能在政治经济上被简化,也不能彼此简化。

接合 (Articulation)

文化研究运用了接合的概念,是为了从理论上阐明社会结构组成之间的关系形态。这个观念是指那些不必结合在一起的各元素之间形成的一个临时统一的构造。接合暗示了表达/表述以及一种“整合”。因此,性别的表述可能与种族或国家的表述“整合”在一起,以至于,例如,国家被表达为女性的。这种情况发生在上下文背景和偶然的方式中,它不能在文化和政治经济之前被预测。因此文化被说成是与形成的时刻“接合”,但不能被那一刻的某种“必要”方式确定,反之亦然。因此,我们会探讨形成的那个时刻在文本中是如何被描述的,以及“经济”如何是文化的,即一种有意义的实践行为。